

影宋韓昌黎集

卷十四之十六
書啓

咀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四

雜著 書

鄆州谿堂詩

并序

鄆音運秦為薛郡漢為東平國

春秋齊人來歸鄆此篇多以石本退之文有石本者鄆州谿堂

詩孟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司馬村柳子厚銘

縣北劉村路應碑州廨田氏先廟碑鄭州滎陽索河上鄭儋碑

衢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胡珣碑西京北邙權德輿碑廣州南

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掌書記廳

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為正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



五七小三三三九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四

一

世宗本堂同甫

塘特高古風敢樹降旗而作者
 之下何人能及矣崔侍御前日
 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繼燭我唐
 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慰
 之極湜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
 此鄆州谿堂也公時為兵部侍
 郎曰宗伯者
 文章宗伯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

元和十四年

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
 道以降青淄十二州皆平命戶部侍郎楊於
 陵為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
 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充海沂密為一
 道東平郡即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
 平盧軍所治

大夫扶風馬公

下或有

為鄆曹濮節度觀察

等使鎮其地三月以薛平為平盧節度使青

沂州刺史沂海充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以王遂為

一分其地者謂摠及此二人也○濮音卜既

一年襲其軍號曰天平軍舊史穆宗紀云十

等州節度賜號天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

平軍從馬摠奏也

將用之長慶元年三月盧龍軍節度使劉總

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摠還將

大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下或有於

用彼之人上之三年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

安於公也

二年則長慶元年上之

三年則長慶二年也公為政於鄆曹濮也

適四年矣治成制定眾志大固惡絕於心仁

昌黎卷十四

形於色。罇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罇心一力，或作竭心。

力罇，或作竭。一，或作勦。罇，旨。于時沂密始分。

而殘其帥。元和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帥。其後

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長慶元年，幽州

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鎮謂其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

其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

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謂二年武寧軍

興逐其節度使崔羣也，置同於三方，惟郟也。

截然中居，四鄰望之。閣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从石本。

刪去○今按文勢及當時事實皆當有此句
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諱恃
之邪大凡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
摹刻既有脫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
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
閣抗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此本幸
皆不誤而反為石本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
脫句所奪甚可笑也

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兵

馬使李正己為本軍節度使傳子納納將疆

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曹濮於鄆自為一

非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

掇拾之餘剥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

口史小序九
廿采室同甫

相保持萬目睽睽持或作侍公於此時能安以治

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

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眾未孰化以武則忿

以憾或無以憾二字或作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

子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憊音蒲麋切磨以歲

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眾皆戴公為親

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或下

有也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公亦樂眾

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
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
下之志旣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
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纍

平聲一
本作繫

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

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
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
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
無而字乃使
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九壘九州也有葉有年有荒不條

不或作有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視

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

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

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蝨或作蟬音義同節根之螟羊

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音煦摩手拊之

箴之石之箴或作針膊而磔之磔音格切凡公四

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

師石本作帥征師為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屢興不寧

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

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此詩十一章以令叶

也令有平聲一讀公獨孤郁墓志亦見淮南

子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櫻萬物將

自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周官注疾雷擊鼓

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

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韻二書其說甚詳

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盎中徵如負豕

覺而駭亦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具說雖多

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

說得之如通其說則古書公燕谿堂賓校醉

雖不盡見今可以例推也

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

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摯經諏律

諏

音施用不差音試人用不屈谿有質菘音質

切萍也根浮水而生者菘與菘同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

詩左書無我斃遺音亦斃此邦是麻

貓相乳蜀本乳下有說字○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

先儒或以為幾乎諂然反復終篇則言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

不為諂矣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

或作其一母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

鳴咿咿音伊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

之走而若救之

走下或無而字

銜其一置于其棲又

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

也

或無也字

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

闕抗無仁

是字非

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

伐罪以平

伐或作罰非是

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

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

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

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

非此類也夫

非此或作亦其非是

愈時獲幸於北平王

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

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

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

孫二失字下或並有之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

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或無此二字因叙之為貓

相乳說云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

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蜀本作凶吉

今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而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例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則讀而從其聲之諧者不能悉論也

之舉事興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

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

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春秋文公六年晉殺

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如

漏言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為證

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書

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

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

者不之能察也

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

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

之臣知之可也此書與諒非深考古訓讀聖

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或作此固吾子之所

宜無讓者願承教焉讓下或無者字者下或有也字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

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高祖紀曰夏之政忠

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

環終而復始 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

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

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至之字非是

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

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遠下或無然字焉或作烏。今按當

有然字而焉字屬下句但其下疑當有抑其

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

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

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興與字觀其所為其亦

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

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孔安國曰諸侯之

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

之戒足以為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

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

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

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秦穆之德

為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不踰於二霸魯穆或作非是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

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辯之之說